

《清实录》 新疆资料辑录

(五)

纪大椿 郭平梁 原辑
周轩 修仲一 高健 整理订补

《新疆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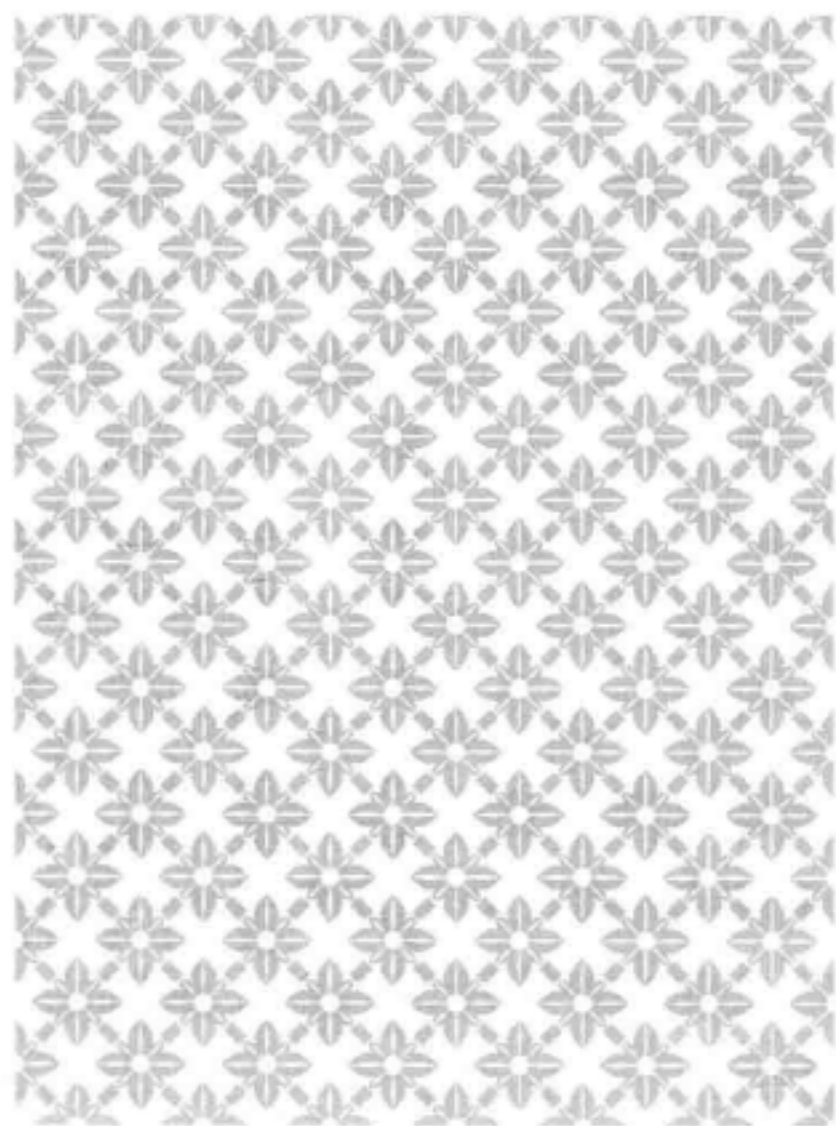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清实录》 新疆资料辑录 (五)

嘉庆元年正月——嘉庆二十五年七月
嘉庆二十五年七月——道光七年十二月

纪大椿 郭平梁 原辑
周轩 修仲一 高健 整理订补



《新疆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(1-8)/纪大椿,郭平梁原辑;周轩,修仲一,高健整理订补.—乌鲁木齐:新疆大学出版社,2016.10
(新疆文库)
ISBN 978-7-5631-2999-7

I.①清… II.①纪…②郭…③周…④修…⑤高… III.①新疆—地方史—史料—清代 IV.①K294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8627号

新疆
文库 《新疆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(五)

原 辑 纪大椿 郭平梁
整理订补 周 轩 修仲一 高 健
责任编辑 周 轩
设计总监 宁成春 刘堪海
编务总监 周 轩

出 版 《新疆文库》编辑出版委员会
新疆大学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666号
邮 编 830046
电 话 (0991)8582431 8582182
制 版 乌鲁木齐捷迅彩艺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(广东)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开 本 889毫米×1194毫米 1/16
印 张 289.75印张
字 数 4700千字
印 数 1-1 500册
总 定 价 1200.00元(全八册)

嘉庆朝《清仁宗实录》

嘉庆元年正月庚戌（三日 1796 2 11）

上侍太上皇帝御宁寿宫皇极殿，举行千叟宴，赐亲王、贝子、大臣、官员，蒙古贝勒、贝子、公、额駙、台吉年六十以上，兵民年七十以上者三千人，及回部……贡使等宴。

（卷1 页75）

嘉庆元年正月壬子（五日 1796 2 13）

上侍太上皇帝御紫光阁，赐蒙古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、额駙、台吉，哈密郡王品级贝勒额尔德锡尔等，及土尔扈特、杜尔伯特……使臣等宴，并赏赉有差。

（卷1 页75~76）

嘉庆元年三月丁未（一日 1796 4 8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湖南剿办苗匪，……除各路为首贼目及实系党恶者，均须悉数严办，此外胁从附合之苗众，尚可从宽者，应免其一死，分发伊犁、回疆、黑龙江等处为奴，此朕仰体上天好生之德，法外施仁，福康安、和琳均当留心妥办，以副委任。

（卷3 页91~92）

嘉庆元年三月己酉（三日 1796 4 10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……本日据恒瑞奏，永保由乌鲁木齐来京，业经札知速赴西安，现在湖北既须大员带兵，永保曾经军旅，著即由驿遄行，同恒瑞带兵从鄖阳一带行走，将有贼处所先加搜剿，驰抵当阳，与毕沅会合，协同剿办。

（卷3 页92~93）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嘉庆元年三月庚戌（四日 1796 4 11）

谕内阁，据伊桑阿等奏，叶尔羌商人私往内地贩玉案内，讯出前此琅玕、佛住家人，曾经代商人夹带等语，据此则琅玕、佛住未免知情，著解任迅速来京备质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员缺著长麟补授，奇丰额著调任叶尔羌办事，伊犁协领成德著赏给副都统衔，补授库尔喀喇乌苏领队大臣，成都副都统员缺，著勒礼善调补。

（卷3 页93）

嘉庆元年三月丁巳（十一日 1796 4 18）

毕沅等奏，保康、竹山二县，向无城垣，被贼残破，知县陈世章、刘大成等，均以遇贼被害。得旨，事定后咨部议恤。寻又奏，保康县知县陈世章，遇贼被羁，骂贼不屈，经乡民救免。嗣西安将军恒瑞查奏，陈世章并无骂贼不屈实据，请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。从之。

（卷3 页95）

嘉庆元年三月庚申（十四日 1796 4 21）

赏吐鲁番兵丁修屋银。

（卷3 页96）

嘉庆元年三月壬戌（十六日 1796 4 23）

谕内阁，乌什哈达从前尚无重罪，今由伊犁撤回，伊既情愿自备资斧前往湖北效力，乌什哈达著加恩授为头等侍卫，随同毕沅、惠龄等效力。

（卷3 页96）

嘉庆元年四月辛卯（十六日 1796 5 22）

停喀什噶尔、叶尔羌进马，并定新疆进马道路，谕内阁，据伍弥乌逊奏，塔尔巴哈台每年所进马匹，由内地行走，关外沙漠辽远，天气炎热，嗣后请照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例，由阿勒台一路行走，庶免烦扰内地驿站等语，所办甚当，著照所请行。但伊犁、喀什噶尔、叶尔羌每年皆有应进马匹，喀什噶尔、叶尔羌俱系南路回疆，若亦由此路行走，其间隔有博尔多山，又绕路较远，如仍由内地行走，徒扰驿站，且回疆马匹俱属平常，嗣后喀什噶尔、叶尔羌等处回疆所进马匹竟行停止，其伊犁所进马匹，亦著照伍弥乌逊所奏，由阿勒台一路护送，如此办理，既于马匹有益，而内地驿站亦

可永免烦扰矣。

(卷4 页104~105)

嘉庆元年五月戊申(四日 1796 6 8)

谕内阁，前因察哈尔、额鲁特每次来京引见人员，往往有出痘者，朕甚怜悯，因降旨令赴热河引见。今据保宁等奏称，若令该员等进嘉峪关沿边行走，此一带仍系内地，亦与伊等无益，所奏尚是，即著照保宁所奏，嗣后未出痘之察哈尔、额鲁特人员，俱令由科布多、乌里雅苏台、多伦诺尔一路前赴热河引见，以示体恤。

(卷5 页111)

嘉庆元年六月丁亥(十三日 1796 7 17)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伍弥乌逊奏，派委侍卫官员等，前赴塔尔巴哈台所属之达尔达木图、乌兰托罗辉等处禁山巡查，适有偷挖金两之人甚众，献出金沙六十余两，现在先派官一员率兵往拿，伊随后即赴彼确查等语。严察新疆产金之地，特恐匪徒聚众，妄滋事端，今派委官员往查，众人皆知畏惧，献出金沙，尚属遵法，此时伍弥乌逊如已亲往办理，自必妥善，倘派兵往拿，设偷金之人恃众拒捕，转不成事，嗣后惟于此等处所增设卡座，严行查禁，务使不致聚集多人，与哈萨克、布鲁特等交结，方为妥善，倘有一二流离贫民偷挖金两，断不可照此办理，致滋事端。著传谕伊犁将军、乌鲁木齐都统等一体遵照。

(卷6 页125)

嘉庆元年七月丙寅(二十三日 1796 8 25)

谕内阁，佛住家人私代商人夹带玉器，是以将伊等解任质讯，今讯明佛住实不知情，著加恩将伊所袭世职仍留本身，前往哈密协同僧保住办事，仍罚俸二年，以示惩戒。

(卷7 页137)

嘉庆元年八月丁丑(五日 1796 9 5)

上侍太上皇帝御卷阿胜境，赐扈从王公、大臣，蒙古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、额駙、台吉，及入觐之青海贝子齐默特丹巴、贝子品级辅国公达玛琳，扎哈沁公托克多巴图，乌梁海散秩大臣布彦德勒克，土尔扈特头等台吉额尔德呢等食，至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庚辰皆如之。

(卷8 页142)

嘉庆元年八月庚辰(八日 1796 9 8)

谕内阁，前据魁伦参奏已革台湾道杨廷理挟嫌编造年谱一案，当经降旨将杨廷理解京审讯。兹据军机大臣讯出杨廷理妄编年谱各情节录供呈览，朕详加披阅，杨廷理以监司大员，因传闻有升擢臬司之信，占听灶卜，已属卑鄙，及听邻庙鼓吹唢呐，以与锁拿二字音同，心怀疑虑，更属猥陋不通。至所称知府邓廷辑，将伊前在侯官县任内交代未清闲款银作为亏空开报，致被严参一节，虽系闲款，究属亏缺，乃不及早缴纳，实有应得之罪，即或以所参屈抑，亦应据实呈诉，乃辄编造年谱，刊送众人，以辩其屈，其谬妄更无可辞，但魁伦将伊照诈传诏旨例问拟斩候引例定罪，却属过当。杨廷理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，以昭平允。朕于大小臣工功罪，无不权衡至当，如此案，既可以服杨廷理之心，亦足令此等卑鄙谬妄者咸知儆戒也。

(卷8 页143)

嘉庆元年八月丙戌(十四日 1796 9 14)

免乌鲁木齐本年额赋三分之一。

(卷8 页146)

嘉庆元年九月戊午(十六日 1796 10 16)

调科布多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为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，以兵部右侍郎特成额为科布多参赞大臣。

(卷9 页153)

嘉庆元年十月庚子(二十八日 1796 11 27)

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等奏称，喀什噶尔所属阿尔瓦特四村回户，每月应交各卡伦谷石，请改每年一次，呈交粮饷处，转拨各卡伦。从之。

(卷10 页165)

嘉庆元年十二月癸酉(二日 1796 12 30)

赏革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伍弥乌逊三等待卫，为哈密帮办大臣。

(卷12 页180)

嘉庆元年十二月丁丑（六日 1797 1 3）

哈密办事大臣僧保住疏称，哈密所管塔尔纳沁、蔡巴什湖两屯种地遣犯如有缺额，例于发往伊犁、乌鲁木齐遣犯内，择其情轻年壮者截留补额，情罪重者不准，但近年发遣新疆情轻者甚少，不敷耕作，请于情重人犯内，择年力精壮暂行截留，俟续到有情轻者，再更替发往原配，照原拟罪名办理。下军机大臣等议，除洋盗案内被胁服役发往回疆为奴者，仍不准截留外，余如所请。从之。

（卷12 页181）

嘉庆二年正月辛亥（十日 1797 2 6）

侍太上皇帝御紫光阁，赐蒙古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、额駙、台吉，及回部郡王、外藩使臣等宴，赏赉有差。

（卷13 页193）

嘉庆二年二月甲戌（三日 1797 3 1）

户部议准陕甘总督宜绵疏报，奇台县并乌鲁木齐塔西河所开垦地九顷三十亩，照例升科。从之。

（卷14 页200）

嘉庆二年二月乙酉（十四日 1797 3 12）

赏乾清门侍卫阿尔塔锡第副都统衔，为喀喇沙尔办事大臣。

户部议准陕甘总督宜绵疏报，乌鲁木齐头屯所开垦地八顷有奇，照例升科。从之。

（卷14 页203~204）

嘉庆二年三月己未（十九日 1797 4 15）

谕内阁，喀申和卓前因捏病，仅予罚俸，乃至今并未当差，昨特遣乌尔图纳逊、阿兰保传唤，喀申和卓仍称未愈不到，因将喀申和卓革去公爵侍卫，仍遣乌尔图纳逊、阿兰保锁拿来园，交御前大臣等严讯。一介回奴，如此荒唐，若不重加惩治，何以警众，著将喀申和卓重责二十板，拿交刑部牢固监禁。乌尔图纳逊乃尚书都统，阿兰保乃副都统，俱系御前乾清门行走大员，令伊等往唤喀申和卓，乃任其抗拒不到，殊属无能，设令伊等赴军营拿贼，岂有如此空回之理，看来伊二人前在军营，亦不过如此塞责，未必实力奋勉，乌尔图纳逊著革去尚书都统，降补正黄旗蒙古副都统，同齐哩克齐出牧，阿兰保著革去副都统，作为头等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侍卫，仍在御前行走，以观后效。

(卷15 页212)

嘉庆二年三月壬戌(二十二日 1797 4 18)

谕内阁，近因喀申和卓捏病不肯当差，是以革去公爵，交刑部监禁，伊之公爵，并非军功所得，核其罪原应削夺，但念伊父伊叔自投诚以来奋勉行走，著加恩将伊镇国公爵作为辅国公，令伊从弟巴巴克和卓承袭，以示朕矜恤回奴至意。寻命将喀申和卓释放，交该旗管束，不许滋事。

(卷15 页213)

嘉庆二年五月庚戌(十一日 1797 6 5)

以哈密帮办大臣花尚阿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。

(卷17 页229)

嘉庆二年六月甲午(二十五日 1797 7 19)

命古城领队大臣书麟以副都统衔署乌鲁木齐都统，赏热河总管琅玕三等侍卫，为古城领队大臣。

(卷18 页242~243)

嘉庆二年闰六月丁未(九日 1797 8 1)

刑部议复山西巡抚蒋兆奎奏逃兵宰廷喜自首一疏。得旨，此等逃兵定拟斩候，永远监禁，名为从严，而该犯转得不离乡里，坐食囚粮，殊不足以示惩戒，嗣后此等自行投首逃兵，仍著照旧例发往乌鲁木齐给兵丁为奴，所有宰廷喜一犯，即照此办理。

(卷19 页247页)

嘉庆二年闰六月癸丑(十五日 1797 8 7)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丰绅殷德审讯额勒春等供词内，商民恭格即张云，上年曾赴乌梁海贸易等语。西北两路将军大臣官兵所在之处，向不禁民交易，然内地之民与外夷交易，皆系外夷来至内地置买，并无内地民人越境任意前往之例，即如恰克图与俄罗斯交易，伊犁等处与哈萨克、布鲁特等交易，喀什噶尔、叶尔羌等与安集延等回夷交易，皆系来至内地，方准与商民交易，乌梁海在卡伦外，商民恭格任意前往，皆由将军大臣等素不留心之故，若不禁止，愚民惟利是图，久之

恰克图商民直赴俄罗斯，伊犁等处商民直赴哈萨克、布鲁特、安集延等处，倘滋生事端，尤属非是，著通行饬交西北两路各城办事之将军大臣等留心查察，嗣后总俟该夷来内地地方准交易，不得仍如恭格任意越卡妄为，著永远为例，附入交代，俾各遵行，如再有似此者，必将该将军大臣等从重治罪。将此传谕知之。

（卷19 页250）

丰绅殷德奏，审拟额勒春等一案，下军机大臣复议。寻议，以额勒春之子玉敏牟利贪婪，扰累驿马，并与蒙古那旺之妻通奸，实属卑鄙无耻，应照律拟绞立决。额勒春肆意妄行，擅压封文，应永远在彼枷号，所抄马一百匹入官。主事职衔色楞额，随同玉敏游荡肆淫，亦属无耻，应在彼枷号半年，满日发遣黑龙江为奴。图桑阿诸事姑容，有玷将军之职，应发往伊犁效力赎罪。萨木丕勒多尔济将羊只作价卖与民人，且于放给官兵钱粮，并不详查旧例，亦属非是，拟罚三九牲畜，以示警戒。其余案犯俱照拟分别杖责。得旨，萨木丕勒多尔济姑念系糊涂蒙古，著加恩将拟罚三九牲畜宽免二九，改罚一九。其乌里雅苏台所属卓霍尔驿站马匹，俱由喀尔喀四部落派出当差，额勒春任意扰累，所有抄出之马一百匹不必入官，著分赏喀尔喀部落，以示体恤。余依议。

（卷19 页251）

嘉庆二年闰六月丁巳（十九日 1797 8 12）

谕内阁，勒保奏，南笼府知府张凤枝于奏补得缺后，本年正月间南笼种苗起事，经藩司饬令赴任，张凤枝辗转逗留，有心规避军差，请将张凤枝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等语。张凤枝系奏补南笼府知府，正值该处种苗滋事之时，理应星驰赴任，于一切军差迅速办妥，乃经藩司饬令赴任，竟敢迟回不前，及改委接署之员随营办事，张凤枝仍复在郡所属安南地方居住两月，畏缩不进，似此有心规避之劣员，仅予革职不足蔽辜，张凤枝即著派委委员拿交刑部治罪，以昭炯戒。

（卷19 页251~252）

嘉庆二年七月辛未（四日 1797 8 25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保宁奏，喀喇沙尔之和硕特贝勒腾特克绝嗣，所袭贝勒爵，将伊近支之齐业齐、乌尔图纳逊拟派恳请补放一折，所奏殊觉含混。腾特克属下共有六佐领，若将贝勒爵令人承袭，自应并将佐领移令管理，现在腾特克虽已身故，伊寡妻尚在，若将所有佐领均移于承袭之人，腾特克之寡妻养赡无资，日后必至兴讼，况齐业齐、乌尔图纳逊均系扎萨克头等台吉，每人名下俱有本管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一佐领，若令一人承袭，再增六佐领，不惟恐伊等不能管辖，且伊等辈分，亦与根敦诺尔布恭格不甚近，鄂齐尔现为盟长，又系贝子，伊所属佐领较少，亦不平允，著保宁问明腾特克之妻，齐业齐、乌尔图纳逊二人中，愿随何人度日，即留与一二佐领，俾资养赡余年，所留之佐领，即令伊愿资养赡之人暂行管理，其余佐领，令该游牧之扎萨克贝子鄂齐尔及齐业齐、乌尔图纳逊均分管理，日后方免相争之弊。

(卷20 页257~258)

嘉庆二年七月己卯(十二日 1797 9 2)

谕内阁，据长麟等奏，喀什噶尔、英吉沙尔二城，因仓贮无多，请动用库存银两普尔钱，买粮一万石存贮等语。回部地方，种地不专赖雨水，是以数年来并无旱潦之灾，今请存贮粮石，以备荒年，尚属可行，但二年之间，若即采买万石，则恐粮价转昂，著长龄等分作三年，陆续采买，务须留心妥办，毋致所属之人侵渔，扰累贫回。

(卷20 页261)

嘉庆二年七月甲申(十七日 1797 9 7)

谕内阁，据保宁奏，将盗马之土尔扈特贼匪丹津等拿获审明，定拟绞决，秋审时入于情实办理等语。凡遇盗马之哈萨克等，皆即行正法，土尔扈特等乃新降之人，与哈萨克何异，非内扎萨克可比，丹津、策伯克、策格勒德尔著即行正法示众，书麟、普福平日将无关紧要事件烦琐具奏，今拿获土尔扈特贼匪丹津、策伯克、策格勒德尔等并未具奏，只咨报保宁，殊属拘泥，书麟、普福著申饬。

(卷20 页263)

嘉庆二年八月庚子(四日 1797 9 23)

上侍太上皇帝御卷阿胜境，赐扈从王公、大臣，蒙古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、额駙、台吉，及入觐之青海辅国公格勒克喇布斋等二人，乌梁海副都统品级总管彻登丕勒等三人，杜尔伯特扎萨克头等台吉宝贝等三人食，至甲辰皆如之。

(卷21 页268)

嘉庆二年八月丁未(十一日 1797 9 30)

又谕(军机大臣等)，长麟等奏，据提伊特部落布鲁特报称，萨木萨克、鄂布拉散约会喀尔提锦部落布鲁特等，率兵前赴喀什噶尔，现差弁兵前赴喀尔提锦

之卡伦安放地雷，并探明鄂布拉散由何路前来，已调各路满汉官兵回兵备用等语。办理未免张皇，萨木萨克逋窜多年，穷蹙无依，今有此举，或系伊等散布谣言，哄诱回众，趁机抢掠。正在降旨谕知，又递到长龄等奏报，萨木萨克尚无确信，及喀什噶尔回民安静情形一折。据折内称，授意官兵等，令其故作声扬，诈称已调兵二万余名，俾知悚惕。长龄所见大错，喀什噶尔闻有萨木萨克前来之信，正当加之镇抚，使之毫无疑惧，乃令闻而惊悚，是欲安其反侧，转生愚众猜疑，况新调各处兵丁，回众等皆所闻知，又安用此虚声恫喝之言，此奏殊不晓事，总之所调官兵，只须在卡伦防堵，不必远出剿杀。将此谕令知之。

（卷21 页270~271）

嘉庆二年八月癸亥（二十七日 1797 10 16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长麟等奏，探明萨木萨克确系被纳尔巴图截回各缘由一折，此事只系鄂布拉散藉萨木萨克名目，哄诱回众，希图抢掠，以为报复之计，果不出朕所料。至纳尔巴图，虽情愿派兵截拿，亦因长龄等所办涉于张大，藉此见好，果系真心出力，则纳尔巴图有兵三万，何难将萨木萨克等即行拿获，但既恳为天朝出力，自应加奖，已另颁敕谕，赏给贝勒衔，并赏宝石顶、三眼花翎、珊瑚朝珠、蟒锦闪缎等件，俾知感激，其出力之布鲁特回子等，亦照所请加恩。至喀什噶尔业经宁谧，不特伊犁官兵应停，即叶尔羌、乌什之兵，亦何须再留，长麟等惟当安抚回民及众布鲁特等，照常安业，绥靖边疆，将此谕令知之。

（卷21 页273~274）

嘉庆二年九月己巳（三日 1797 10 22）

上御洞明堂，勾到秋审官犯、服制及新疆情实罪犯，停决官犯五人，服制斩犯八十三人，绞犯二人，新疆绞犯一人，余十四人予勾。

（卷22 页276）

嘉庆二年九月戊子（二十二日 1797 11 10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黔粤种苗业已全行戡定，其搜捕零星余匪，及安抚各处苗寨，易于办理，种苗自滋事以来，人数众多，诛之不可胜诛，其余附从各苗寨，如有反侧难信之人，亦应分别发往黑龙江及回疆地方安插，不可留于本处。若实系投诚可信，即当加之抚辑，以靖苗疆。将此谕令勒保、吉庆知之。

（卷22 页281）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嘉庆二年十一月乙亥（十日 1797 12 27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富俊奏，接奉前降禁止商贩越境与外夷交易谕旨，土尔扈特、杜尔伯特皆情愿停止交易等语。前据永琨奏，科布多所属杜尔伯特等游牧处贸易商贩难以禁止，朕尚以富俊所办拘泥，降旨申饬，今披阅伊折，似属近理，因问及拉旺多尔济，据称土尔扈特、杜尔伯特均系新近投诚，其情形非喀尔喀蒙古等可比，喀尔喀蒙古游牧及科布多城内，尚可任商民交易，至边远土尔扈特、乌梁海等游牧若不禁止交易，久之必于蒙古有损。以此观之，永琨前奏，只就喀尔喀情形而言，并未计及新近投诚之蒙古，今土尔扈特、杜尔伯特、扎哈沁，既皆呈具印文，情愿禁止商贩，若强令交易，此等商贩，以重利侵渔蒙古，必至积不能堪，又如苗境互相争讼矣。朕意以富俊所奏为是，永琨系朕近支，富俊受朕深恩，简用至参赞大臣，乃因此事不睦，各自陈奏，徒劳朕心，除将永琨、富俊俱著申饬外，此事即照富俊所奏办理，以期经久无弊，嗣后永琨、富俊若因此挟嫌，动辄两议，致公务稍有贻误，朕必将伊等从重治罪。并将富俊奏折抄寄永琨阅看。

（卷24 页296）

嘉庆二年十一月丙子（十一日 1797 12 28）

军机大臣等议复，伊犁将军保宁复奏，查明已故和硕特贝勒腾特克之妻，业经伊妻父贝子恭坦接回，尚有腾特克遗女一人，兄女一人，请将所遗佐领，遵旨均匀分给，俾资养赡，腾特克父叔均皆乏嗣，其所遗贝勒之缺可否承袭，并将家谱呈览。查腾特克之妻，已经母家接去，无庸另议养赡，保宁请将所管六佐领，分给扎萨克台吉齐业齐二佐领，乌尔图纳逊一佐领，贝子鄂齐尔二佐领，均应如所请办理。惟所遗孤女二人，保宁仅请留给一佐领，办理尚有未周，应除所留一佐领外，将现在分给齐业齐二佐领之赋税，再行分与二女一半，以为养赡之资，仍著齐业齐代为经管，俟伊等及岁出嫁后，即将此三佐领俱给与齐业齐。至腾特克所袭贝勒，原因伊父根敦诺尔布、伊叔恭格等投诚赏给，只应本支承袭，今腾特克既乏子嗣，其余皆非根敦诺尔布、恭格嫡派子孙，其贝勒之爵应即削除，从前颁给封敕印信，并著保宁送部查销。从之。

（卷24 页297）

嘉庆二年十一月庚辰（十五日 1798 1 1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据长麟奏，那尔巴图前因截回萨木萨克，蒙赏贝勒衔，并颁给敕书宝石顶三眼花翎，但那尔巴图自称阿浑，按回子经典即不得承受官职，可否无庸发给敕书翎顶等语。前次那尔巴图派兵截拿萨木萨克，未必出于

诚心，特以其情词恭顺，恳请为天朝出力，是以加之奖赏，今长龄等以不应承受官职，已令军机大臣将敕谕另行改拟，长龄等接奉后，即可将朝珠蟒缎等物赏给，俾知欣感。但此事据长龄等称，不惟未使霍罕来使闻知，即伊斯堪达尔亦未令知悉等语，所见非是，伊斯堪达尔系回子旧仆，与内地臣民无异，长龄等与之同事，此等事件理宜会商具奏，今乃不令与闻，转似待伊疏远，殊失朕一视同仁之意，长龄、策拔克俱著传旨严行申饬，并著长龄等告知伊斯堪达尔，此次奏折系属汉字，是以未与会衔，今特蒙指示，将我等申饬，谕令嗣后办事，务须公同商榷，共矢寅恭，谅伊斯堪达尔自必倍加感激，遇事奋勉也。至折内所称那尔巴图锁禁鄂布拉散，并未杀戮之处，原可无庸究诘。又那尔巴图禀称，萨木萨克、玉素普现已不在鄂罗退帕居住，或逃往伊妻父所住之西牙尔萨布斯地方等语，此等言词原不足深信，萨木萨克既已穷蹙远窜，谅不敢复行滋事也。将此各传谕知之。

（卷24 页298）

敕谕霍罕伯克那尔巴图，据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等奏，尔一闻萨木萨克等有欲来滋扰喀什噶尔之信，即带兵前往堵擒，又遣尔子迈玛迪敏往拿萨木萨克之子玉素普等语。从前尔祖额尔德尼比在时，诸事恭顺，曾受恩眷，尔承袭后，能继尔祖恭顺之忱，朕深嘉悦，今又能带兵协剿萨木萨克，尤为可嘉，朕意欲赏尔职衔以示鼓励，但闻尔已为阿浑，尔等回教，凡阿浑即不应补放伯克，今特赏尔珊瑚数珠一串，锦二匹，蟒缎一匹，闪缎二匹，尔其祇领，更当感戴朕恩，愈加奋勉，嗣后再有出力之处，朕必倍施恩赏，勉之毋怠。特谕。

（卷24 页299）

嘉庆二年十一月戊子（二十三日 1798 1 9）

以伊犁将军保宁协办大学士。

（卷24 页302）

嘉庆二年十一月己丑（二十四日 1798 1 10）

谕内阁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奏，本年屯田收成十八石以上，请将官员咨部议叙，兵丁各赏一月盐菜口粮一折。又另片奏，察哈尔、额鲁特田亩丰收，牲畜茁壮等语。察哈尔田亩丰收情形，即可于折内一并声叙，何必另用夹片，致滋烦渎。近来此等习气，不特新疆各大臣为然，即内地督抚提镇藩臬等，亦多有专折具奏一事，而另用夹片至三四件者，向来无此风气，实为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近日之恶习，且陈奏事件，既以夹片牒叙，又安用折奏为耶，揆厥所由，非督抚等挟私好奇，即系劣幕故创此格，以为见长能事起见，甚至总兵内亦有效尤者，实于体制不合。嗣后内地督抚将军提镇府尹藩臬，及新疆各路将军大臣等，遇有陈奏事件，自当统归一折，或两折三折，各陈一事声叙，何不可之有，毋得多用夹片，以显能弄巧，其有实当紧密事件，不得不夹片密陈者，仍听行。将此通谕知之。

（卷24 页303）

嘉庆二年十一月壬辰（二十七日 1798 1 13）

户部议准署陕甘总督英善疏报，乌鲁木齐塔西河所、芦草沟开垦地十九顷二十亩，照例升科。从之。

（卷24 页304）

嘉庆二年十二月己亥（四日 1798 1 20）

调镶红旗满洲都统庆桂为正蓝旗满洲都统，正黄旗汉军都统淳颖为镶红旗满洲都统，以伊犁将军保宁兼正黄旗汉军都统。

（卷25 页306）

嘉庆二年十二月丁未（十二日 1798 1 28）

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议奏，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等请拨兵防守事宜。得旨，依议，长龄历任督抚，于新疆事宜本未谙悉，本年秋间，偶有萨木萨克纠约鄂布拉散滋事虚信，辄复过于张皇，经朕节次降旨，令其镇静，弹压边境，萨木萨克之子玉素普早已闻风远窜，今又奏请于伊犁官兵抽拨六百名，以资防守，是长麟等之胆怯过虑，已可概见，著传旨申饬。试思该处卡伦外地方辽阔，如果有需兵之事，六百名又焉能敷用，但长麟等既有此奏，若竟不允所请，设有缓急，长麟等转有以藉口，此次姑准予伊犁官兵内抽拨添防，将来萨木萨克或畏惧远徙，或其老死子弱，边境愈增宁辑，此项兵丁仍可酌量情形随时裁撤，总之回疆要地，固不可好大喜功，亦不可过于畏葸也。

（卷25 页307~308）

嘉庆二年十二月庚戌（十五日 1798 1 31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书麟奏，乌鲁木齐十月分粮价单所开各属粮价，俱较上月增贵，乌鲁木齐地方向来粮价最为平减，即稍贵之时，尚比内地为贱，况十月正值

收获之后，市粮充裕，何以价值转致增昂，著传谕书麟，即将粮价因何增贵，于民食有无妨碍之处，据实复奏。

（卷25 页309）

嘉庆二年十二月壬子（十七日 1798 2 2）

举行本年军政……伊犁将军所属卓异官一员……分别议叙处分如例。

（卷25 页310）

嘉庆二年十二月丙辰（二十一日 1798 2 6）

上侍太上皇帝幸瀛台，阅冰技，回部四品伯克玛穆特等二人，五品伯克谟们、聂咱尔、阿布都里体布等四人……于西苑门外瞻观。

（卷25 页310）

嘉庆三年二月己未（二十五日 1798 4 10）

谕内阁，据保宁奏称，新定每年派赴喀什噶尔屯戍索伦兵三百名，请于索伦、锡伯两部落内，平半拣派发往等语。索伦部落兵丁差役较繁，若每年派三百名遣赴喀什噶尔，额数不敷，且锡伯部落兵丁内亦可得人，著照保宁所请，嗣后即于索伦、锡伯两部落内均匀拣派，发往喀什噶尔，每年俱令平半更换。将此并谕长龄等知之。

（卷27 页332）

嘉庆三年四月甲辰（十日 1798 5 25）

谕内阁，吉庆等奏，参革知县韦佩金，在粮台效力，颇知愧悔自励，恳请免其发遣等语。所奏大属非是。上年犴苗滋事时，韦佩金趲运军粮，心存推诿，经该督等参奏，当经降旨将该员革职，留于军营效力，并著存记，俟军务完竣，发往伊犁效力赎罪，俾办理台站军需各员共知儆惕。此等革职之员，不过在彼随同行走，有何格外出力之处，乃该督等既参革于前，兹复以运粮无误恳请宽宥，意图见好，前后自相矛盾，竟似恩威皆可由己出，实属错谬。况现在粤西军务虽已完竣，而川陕楚北剿办贼匪尚未藏功，转运军糈甚关紧要，军法不可不重，似此贻误之员，得以邀恩免其远遣，何以惩一儆百，韦佩金仍著发往伊犁效力赎罪。近来各路军营，藉催运粮饷及团练乡勇、堵剿贼匪为名，保荐私人者不一而足，既经带兵大员等列名保奏，亦不得不姑允所请，其中滥竽者甚多，而实在出力者十无一二，至于玩误劣员，伊等只知意存徇庇，即偶于百什中参办一员，又思于

《清实录》新疆资料辑录

事后为之开脱免罪，是办理军务有劝无惩，惟听诸领兵大臣为市恩行私地步，现在各路军务办理迟延，皆由乎此，若不加之儆戒，更不足以肃军纪而饬官方，吉庆、台布此奏大错，均著交部严加议处，并通谕各路带兵大员及该督抚等知之，毋得仍踵故习干咎。

（卷29 页344~345）

嘉庆三年四月癸丑（十九日 1798 6 3）

以山东临清协副将李绍祖为巴里坤总兵官。

（卷29 页348）

嘉庆三年五月辛卯（二十八日 1798 7 11）

伊犁将军保宁奏，请于伊犁库存绿营历年积贮抽分等项银两内，动支一万两，按月生息，以为绿营嫠寡孤独养贍之资。从之。

（卷30 页355）

嘉庆三年六月癸巳（一日 1798 7 13）

谕军机大臣等，长麟等奏，萨木萨克输诚向化，恳请内投一折，览奏俱悉。萨木萨克系回部嫡裔，该处布鲁特向俱借其名目，摇惑众听，今因遁窜日久，穷蹙无依，而各布鲁特又闻喀什噶尔有调兵之信，不敢与之勾结，经长龄等晓谕令其内投，可期永除余孽，回疆益臻宁谧，实属极好机会，现在萨木萨克已令其为首办事之迈玛特尼牙斯，资递表文禀帖，并力辩上年并无纠众滋扰之事，自系感畏出于真诚，此时自不必深诘，但其表文内，只令伊子先行进京瞻觐，俟伊子由京回至鄂罗退帕后，再带家口同来，虽据迈玛特尼牙斯禀称，曾与彼抱经起誓，未必心存疑畏，长麟等严加驳斥，已令迈玛特尼牙斯复往饬谕，令其携眷同来，萨木萨克如果倾心向化，遵照亲来，长麟等自当派委妥员，迎出卡伦，分起照管，将萨木萨克父子俱行送京安插。将此传谕知之。

（卷31 页357）

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长麟等参奏，驻扎乌什办事大臣雅尔泰，私巢仓贮麦二千余石。得旨，雅尔泰革职拿问，交长龄等秉公审办，赏乌尔图纳逊三等待卫，由军营前往乌什办事。

（卷31 页358）